

陈英彝学研究文集

陈 英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陈英彝学研究文集

陈英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英彝学研究文集/陈英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6

ISBN 7-221-06533-0

I. 陈... II. 陈... III. 彝族—民族学—文集

IV. K28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9878 号

封面设计: 刘国旭

版式设计: 张永光

陈英彝学研究文集

陈 英 著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何怀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毕节地区印刷厂

规 格 880mm × 1230mm

开 本 大 32 开

印 张 9.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别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1-06533-0 / K·806 定价 22.00 元

毕节学院(筹)学术文库丛书
毕节学院(筹)资助出版

序

王天玺

彝文古籍不仅蕴藏彝族历史文化,更蓄存有中华远古文明。正如必须根据汉文古籍记载研究汉学那样,必须根据彝文古籍记载研究彝学。解放后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对散失各地的彝文古籍进行抢救,组织翻译、整理,在此基础上,广大彝语文专家学者,根据彝文古籍记载,进行彝学各科研究。北京和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都建立了彝语研究会,开展彝学科研工作。国际彝语研究会亦已成立,进行彝学研究。中外专家学者研究彝学的成果颇多。

陈英同志于 26 年前从教学工作中退休。实则退而不休,立即从事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结合进行彝学研究。他首先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着眼,明确研究方向,即为弘扬民族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强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大统一作奉献。从而定下研究方法,即就彝语和汉语、彝文和汉文、彝文古籍和汉文古籍记载内容对比研究。其结果体现在这部彝学研究文集中。主要有以下几点:1、论证彝族先民古夷人部族对中华历史文化所作的重要贡献;2、论证彝族先民用发展变化观点认识天、地、人和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变”哲学;3、发掘彝、汉古语中有 20% 左右的同源词;4、揭示彝、汉文古籍对远古人、事、时、地、物的记载有相同、相通、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之点。而最古老、原始的文化内涵,即中华远古文明的老根子,却留存于彝文古籍记载中。5、提出对各地彝文古籍进行深层次研究实现“书同文”的倡议,并具体实践。上述情况说明:陈英同志研究彝学的方向是正确的,目的是对正的,进行彝学研究中独到的见解值得借鉴。他今年 82 岁,而身心健康,仍为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作不懈努力,真是难能可贵。为他的文集特作此序。

2003 年 10 月 4 日于北京

· 1 ·

序

禄文斌

陈英同志二十多年前在大方一中退休后,受聘到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工作,随后到中央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从事彝文古籍翻译和教学科研工作。据他说:“我虽是彝族,从小就没有彝语言环境,未习彝语,更不懂彝文。但不懂就学,做一辈子,学一辈子。”他先跟罗国义、王兴友二位彝文经师边做边学,其后结合工作不断学习,就协作翻译、修订《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选》、《彝文丛刻》、《彝族创世志》、《红白杜鹃花》等多部彝文古籍;编纂《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主持整理滇川黔桂超方言通用彝文,编成《彝文字典》出版应世。又用彝文创作《咏百里杜鹃》、《颂祖国五十大庆》等五、七言格律诗二十余首。真是刻苦钻研、自学成才的楷模。

陈英同志紧密结合彝文古籍、对照汉文古籍记载,进行彝学研究。他论述彝族和彝语支各族的直系先民古夷人部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论述远古先民开始认识客观世界就宏观地探索天、地、人产生的“三才”文化;论述远古先民以青、红、白、黑、黄辨识天、地、人和万物的颜色“五色观”和木、火、水、金、土为万物之源的“五行学”;论述远古先民从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天、地、人和万物发生和发展的“变”哲学;又探索古夷人部族的最早发祥地是云贵高原从而认定彝族以土著为主之说。特别是探索、揭示彝、汉文古籍记载远古人和事物相同、相通、相互关联和相互补充的规律,而最古老、原始的文化内

涵即中华远古文明的老根子,却留存于许多彝文古籍记载中。要说中华远古文明不只是五千年,而是八千年以至万年,可从彝文记载中提出佐证。他从上述研究结果,肯定彝文古籍是蕴藏中华远古文明的宝库之一。但也指出存在问题即留存于各地的彝文古籍,自千百年来,经千百人之手展转传抄,又各按方音口语混用同音字、多形字写作或抄誊,以致“书不同文”,严重地障碍了民族历史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他因此提出对各地彝文古籍要共同作深层次研究实现“书同文”的倡议,即就各地留存的彝文原本,或已就原本翻译出版的书,就其彝文作深入研究,相与析疑,协作攻关,在完全弄清书中确切记载内容的情况下,将滇川黔桂共同整理认定的超方言通用彝字,代换原书中同音混用或多形混用彝字,让各方言区的彝族人,认定其字形字义,读其音而识其字,从而在各地留存的彝文古籍中,逐步实现“书同文”;而中外专家学者,也可以从“书同文”的彝文古籍记载进行彝学各科研究。

我对陈英同志研究彝学的方向和方法道路比较了解,我认为他提出对各地彝文古籍要共同作深层次研究实现“书同文”,是保证彝族文字和彝文古籍传承和不断深入研究的必由之路。他现年八十有余,仍对这一重大事业作不懈努力。我为他的文集作序之际,吁请广大彝语文专家学者、仁人志士热情关注,为我们这一共同事业努力奋进,克成其功!

序

顾 久

能为陈英先生《彝学研究文集》作序,我感到荣幸。

我是学习语言学的,但对民族文字——也包含彝族文字——素无研究,然而却有着一种站在门外的神秘感和尊崇感:这种文字是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是由怎样的一些人发明创造的?与汉族古文字有什么关系?其一点一画之中承载着多少该民族的智慧、苦难、爱情与幸福……我也曾传授过中国文化,但对民族文化——也包含彝族文化——知之甚少,然而也有着外行的兴趣和向往:一种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它植根于独特的环境之中,有其独特的风貌、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磨难与独特的光荣……

离开教学研究岗位,感受到与语言学、文化学等诀别的难舍,但很快,又结识了研究彝族文字、文化的陈英先生,我感到亲切。先是读了他的论文,初涉过去不懂的彝族历史、文化、文字……感到振奋;后来观摩了他带领几位同仁为实现彝文“书同文”的理想而整理的2600多字的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光碟版,规范、美观、有声……更感敬佩。

随着与先生的交往日深,这种敬佩感也与日俱增:我敬佩先生对民族文字历史不变的如火真情,敬佩先生不求名利、但讲奉献的高尚精神,敬佩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工作态度。在一切以利益为追求目标的今天,我知道自己的敬佩有一种时代的意义:既是对过去英雄主义的讴歌,更是对未来理想人格的憧憬。

我愿以上述不内行但真诚的文字,作为陈英先生文集的序言。

作者自述

陈 英

1977年,我在大方一中退休。有同志对我说:“你该好好休息了。上山采药,下河钓鱼玩去。”我却不是那么想。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民族历史文化研习、弘扬,做些有益的事。办了退休手续,当年春季仍在大方一中代课。秋天就到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恢复成立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的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跟罗国义、王兴友二位彝文经师边学边作,从事彝文古籍翻译、研究。1980年,我和罗国义被邀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参加开办彝族历史文献大专班,从事教学科研。1985年又受聘到贵州民族学院,参加开办民族语言文学系,设彝文古籍编译室,继又扩建为彝文文献研究所,此后十余年间,在所从事彝文古籍整理、研究。1987年,经贵州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核定我的任职资格,专文致贵州民族学院职称改革办公室,报评我为“退评返聘”副研究员。1992年暑假中,我到云南作彝语方言调查,向云南省民委主任马立三同志提出共同整理一套超方言通用彝文在各地彝文古籍中实现“书同文”的设想,他热情支持,立即联系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建立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设办公室在昆明,报国家民委备案,抽调彝语各方言土语区的一批彝语文专家学者到协作组办公室,由我主持业务,从1992年到1996年,就各地彝文古籍中选字,共同整理一套“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言念读”的超方言通用彝文,编成《彝文字典》,于2001年,由云南、四川、贵州三家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与此同时,搜集各地彝文古籍中不同用字,编成《彝文字集》出版。字典将用作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的工具书,字集作为字库保存,以备研究。四省(区)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

出版应世,对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起步”,以后还需要很多时间,花费很人力物力,得靠广大彝语文专家学者、仁人志士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克成其功。为要在彝族历史文化积淀很深、彝文古籍留存量较大而对之翻译整理起步较早、成果较多的贵州毕节地区作彝文古籍深层次研究,我受聘到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办彝文古籍研究所,工作面向四省(区)和其他地区留存的彝文古籍。同时,受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的书面委托,主持将超方言通用彝文输入计算机软件,以便深入研究彝文文献;并将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配译英文再版应世。现经毕节师专英语系主任吴学军老师作技术处理,已完成滇川黔桂超方言通用彝文 2600 余字的全部建库工作,并制定了区位码输入和形码输入设计方案,可以用电脑打印彝汉英对照本了。我年进八十二,而身体健康,能坚持工作,有决心和信心跟大家一起,再干十年以上,共同为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这一重大事业作奉献。

回顾我退休后从事彝文古籍翻译研究二十余年间,合作翻译、修订彝文古籍《宇宙人文论》(北京民族版)、《彝文丛刻》增订本(四川民族版)、《彝族创世志》(四川民族版)等四部八卷,以“审定”名义整理王子尧翻译的《红白杜鹃花》出版,主持合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业务主编滇川黔桂《彝文字典》、《彝文字集》。曾用彝文写五、七言格律诗 20 余首。在北京和滇、川、黔、桂的书刊上,发表彝学研究论文 30 余篇。其中有《对比研究彝汉古文化的启示》、《蕴藏中华远古文明的另一宝库——彝文古籍》,已分别选入《世界学术文库》、《中国当代思想宝库》等书。

兹承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领导热情关注,将我从过去至目前所著彝学研究论文,选载成集出版。并承《求是》杂志总编王天玺同志;原贵州省人大常委副主任、贵州省彝学研究会会长禄文斌同志和贵州师范大学教授、毕节行署副专员顾久同志大加鼓励,分别为此文集作序,不尽感激之至!我将为宏扬民族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加强巩固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祖国大统一奉献终身。

目 录

1、序	王天玺
2、序	禄文斌
4、序	顾 久
5、作者自述	陈 英

从彝语文窥探彝族历史文化	(1)
彝族先民对祖国历史文化所作的贡献	(7)
论彝汉民族的历史渊源	(20)
论彝汉语文的同源关系	(30)
从彝汉语文的对应关系谈双语文教学	(44)
从“灵博”象祠探索古夷人象部族的发展趋向	(52)
中华民族的头号先祖——伏羲	(60)
试论彝文古籍的学术价值	(66)
彝文古籍翻译略论	(73)
略论贵州地区彝文古籍翻译与人才的培养	(84)
彝文古籍翻译的回音巨响	(90)
彝书翻译和彝文研究的社会功效	(100)
《西南彝志》概述	(105)

《彝族创世志》前言	(115)
论彝学的学科建设	(121)
彝族诗歌与诗论的历史社会背景	(136)
彝族礼制中体现的伦理道德观	(143)
彝族先民天、地、人“三界”哲学、科学体系	(149)
彝族先民的“五色观”	(156)
论彝族的“变”哲学	(166)
彝族科技史上的火花	(174)
古陶文与彝文对比研究	(189)
全面深入开展彝学研究的关键	(196)
对比研究彝汉古文化的启示	(203)
共同整理滇川黔桂超方言通用彝文的初步设想	(211)
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的根本道路	(219)
彝文古籍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与整理	(226)
把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推向新世纪	(231)
彝汉文古籍记载内容的对比研究	(238)
蕴藏中华远古文明的另一宝库——彝文古籍	(245)
从彝汉文古籍记载探索中华远古文明和彝族历史分期	(253)
励行“五个坚持”把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	
落实到底	(264)
血浓于水——中国各民族关系史简论	(269)
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	(275)
后 记	(280)

从彝语文窥探彝族历史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贮藏该民族历史文化的“百宝箱”。要研究某一民族的历史文化,必须从研究他们的民族语言文字入手。兹就彝族语言文字说明这一问题。

一、彝语文中保留着某些古语,说明彝族历史文化是很悠久的。举例如下:

①彝文“𪛗[he²¹]”义为“房屋”,与汉文“穴”的古音义相同,是远古先民在穴居时代创造的词。汉文书《说文解字》“穴,土室也。从宀八声。”按“穴”今读“xie²¹”,是古音“he²¹”的转变。然而“穴”为什么有“八”的声?从彝语探索汉语古音,则疑团顿解。因“八”彝语读“hai¹³”,说明在许慎写《说文解字》时,不仅“穴”读“he²¹”,而“八”字也读“hai¹³”。二字同声纽,都是彝语古、今音,说明古汉语“穴”的读音,从彝语“[he²¹]”的音流传而来。

②彝文“𪛗[lo³³ndi²¹]”指碗,彝语本义为“石碟”,是彝族先民在石器时代创造的词。

③彝语“哎哺啥额”,义为“清浊”与“形象”,反映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的认识。先民们认为天、地、人的形成,是由于清气与

浊气的发展变化,先形成天、地、人的雏形,就是天、地、人的“哎哺”(形象),然后由这雏形“哎哺”,逐渐发展成完整的天、地、人。这是彝族先民的原始宇宙观。

④据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书记载:彝族先民在“哎哺世代”中、后期,相当于汉文古籍记载“三皇”后期,就出“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人群,说明当时的人们已使用文字。

⑤《西南彝志》卷五《天地进化论》记载:远古先民哎哺部族中,有用刻划文字在树上、石上记年月。所以说:“哎君欲知年,记年树上看;哺王欲知月,记月石上察”。说明那时已有历法初阶。

⑥彝语称占卜书叫“乍署”,直译为“绳书”,义即“用绳索占卜之书”,即汉文古籍中所载“八索之占”,是《八卦》的前身。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金川境内,彝族人中尚保留有“八索之占”的遗俗。贵州彝族居住的农村中,有用八截“蓍茅草”来“打草卦”的^①,也是“八索之占”的遗迹。这些都给我们研究彝八卦的起源和它与《伏羲八卦》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线索。

二、彝族人的口头传说和彝文古籍中某些记载,反映了彝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礼俗面貌如下:

①彝文书记载“君施政,臣行令,师祭祖”,是古代彝族地方政权中政教合一的体制。

②《爨文丛刻·治国论》记载:彝族罗甸开国君长勿阿纳,与其二位臣宰讨论治国安邦的政策说:“君民本一体”;又说“君贤、臣贤、师贤、民善良”。这是古代彝族统治者的政论和治则。

③彝族谚语有“长为主,幼为奴”的说法,它反映彝族在古代有着严格的宗法制度和嫡贵庶贱的关系。《西南彝志》卷十一记载古夷人纳雅欲的九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受业于尼知落姆^②,老四、老五、

老六受业于德歹欲姆,都继续发展基业;老七、老八、老九,一块地也没有继承,三人分别成为斋场里的点火奴、背灵奴和军营里的背盾奴。

④彝语称做农活为“gu³³ 𐄎 o¹³ mu²¹”义为“做耕牧”,反映彝族古代耕牧结合的农牧经济。彝语称租赋叫“hen²¹ ngu³³”,原义为“莽子和牲口”,也反映农牧经济状况下的租税制度。

⑤彝族在古代就好养马、赛马,很讲究马种的选择,有“父本”、“母本”之分。《西南彝志》第十九卷里,专论良马的品种及各别性能。有水西良马和乌撒二十四骏马的记载。又记述一位相马专家叫额直弭勾。这些记载,对研究彝族古代的畜牧经济、发展彝区的畜牧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⑥彝文古籍中反映狩猎活动的,有描述狩猎场面、传播狩猎经验的记载;还有祭狩猎神的经文。《西南彝志》卷十八专章记载,一个著名的猎犬叫取吐基古,同老虎搏斗牺牲了。洛纳阿阔、德歹泅卧,赫默钟显、录竹录卧四家君长为之痛惜,给她招灵祭奠,这说明狩猎经济在古代彝族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⑦彝文古籍记载和彝族口头传说中,都有“女子织锦、男子打铜”。又说:“成都织缎子。”彝文书中有类似公输子、离娄那样的人物记载,名叫阿姿和阿迭,他俩是彝族工匠祖师。这些传说和记载,反映彝族古代手工业发展的面貌。

⑧反映古代彝族的婚丧嫁娶以及祭奉天地神祇活动的,有婚姻歌、酒礼歌、丧葬歌等。彝族人死了,要给他念诵《指路经》(一作《送魂经》),经书里从死者所在地将其亡灵逐站指到祖先居住的地方,有“落叶归根”之意。把滇、川、黔、桂彝区《指路经》中所载的路线总汇起来,就可绘成历史上彝族的迁徙图,对研究彝族历史有着重要的参

考价值。

三、我国西南地区的名山大川和古代名城、重地,大多有彝语称呼,说明彝族先民的足迹遍布了这些地区;他们在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祖国大西南当中是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

①点苍山之名,源于彝语“点措博”,义为“晴云山”,汉记彝音作“点苍山”。

②洛尼山来自彝语“洛尼博”。瑯琊山来自彝语“妥鲁博”。

③诺衣江、青衣江、黑水,均为彝语“哪液”的译称。有译音,有译义,有半译音、半译义。

④澜沧江是彝语“拉垂液”的音译。彝语义为“虎落江”。因古代彝族人在那里行猎追虎,虎被迫落江而命名。

⑤彝称“笮碁”,汉名牂牁;彝称“笮堵”,汉名笮都;彝称“液哪”,汉名夜郎;彝称“古糯”,汉名鬼方;其后“晋乐”、矩州、贵州,均由此演变命名。彝称“能沽”即指成都;彝称“楚启”即指重庆……总之,滇、川、黔和桂西北彝区的一些古代地名、山名、水名,多是先有彝名而后有汉称。

四、彝语文反映彝族与汉族在古代历史文化上有相同、相通的记载:

①彝、汉关于“开天辟地”的口头传说和书面记载,有对应相似之处。如与“盘古开天地”相应的传说,彝文古籍里写作“九女子造天,八男子造地”^③。

②汉文古籍中记载传说的“女娲”,彝文古籍里叫“娄娥”,“娄”义为“女”,“娥”即其名。“女娲”、“娄娥”都是彝语组词结构,都指同一传说人物。

③汉文古籍中有“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④的说法;彝文古籍

中则说“西北方的天盖不满,东南方的地块不合”^⑤两本不同语种的书,记载完全一样。

④彝文书里说太阳里有个“黑雀子”,月亮里有个“兔子”,汉文书中则美化为“金乌”、“玉兔”。

⑤彝汉文古籍都有“一年十二月阴阳合历”的记载,也有“一年十个月、三百六十天”的记载。彝文书《宇宙人文论》、《西南彝志》和汉文书《淮南子·天文训》,都同样记载着“太阳一天行一度,一年行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彝文书《梅葛》以及彝族格桑支系的《祭祖歌》里,都说“一年十个月”,与汉文书《管子·幼官图》、《诗·七月》和《尔雅·释天》等所反映的十月太阳历相同。

⑥其他在历史、语言、文字、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礼俗诸方面,彝、汉民族的口头传说和书面记载,都有不少相同和相应的说法,它反映了彝、汉历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有共同的渊源关系。

五、彝语文中反映了彝族与汉族、彝族与其他一些兄弟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下:

①彝语称“汉”为“啥”,本是从古夷人分支的蜀、卢等称“商”而来。其后,凡是中原华夏族,彝语通称之为“啥”。华夏之后称为“汉”,则“汉”自然被称为“啥”了。再往后来,从彝族人心目中,凡汉文化程度较高的,以及彝族人接受汉文化的,他们不兴彝礼而兴汉礼,不习彝语而习汉语,都被称为“啥”。如指滇西的白族为“西啥”,黔中的穿青人(青衣的后裔)为“东啥”。其实白族和穿青人的先世,都是古夷人的分支。彝语“啥”的概念,更引伸为凡有别于本民族的一些兄弟民族也称之为“啥”,如称回族为“啥哪”,布依族为“啥吐”。

②彝语称仡佬族为“濮”,称羿人为“羿”。彝文书《水西地里城池考》里说:“彝、汉、濮、羿和濮古、啥吐,本是同一根源。后来如树分